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近報叢譚平虜傳 第二卷

兵部查恤陣亡大將（報合叢譚）

當時奴賊犯城，城下兩戰，大挫賊威，又被官兵屢屢斬獲，這些奴賊，只四散劫擄。大將軍滿桂諸將，遇戰□餘日，身死殉國。聖上屢屢垂念，不常詢及：

以褒忠一事，係兵部職掌，理合查奏，不然，何以罪視功懲？著即確查，詳列職名來奏，不得更延。

天語一下，兵部便一一查明陣亡大帥事上奏。奉聖旨：

滿桂、孫祖壽、廉成，忠勇血戰捐軀，可憫可旌，即著各棺收葬。翰林院撰祭文，光祿寺辦祭品，禮部堂上官，親出城南致祭，備道朕痛惻至意。其餘戰沒官將，各召親丁識認。兵士查明掩骸，另設祭二壇，以慰忠魂。切念夷屍混內，一面照例從優恤敘，並查明滿桂二臣子，及黑麻以下各將下落具奏。

於是兵部又一本：優恤陣亡事奏。奉旨：

大將殞亡，朕心時刻殞念！如何奉諭，方行具奏。

噫！當此時，泉下幽魂，與在生親屬，見天恩垂念如此，感均存沒矣。時滿桂、孫祖壽、廉成諸大將，各已備衣衾棺槨收貯。翰林院即時撰下祭文，光祿寺即刻辦完祭品，禮部堂官出城南致祭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聖旨曉諭，召親丁識認，便更認出有幾員將士，係趙率教、彭守印、李慎三員，又須另題具奏，兵士許查明掩骸。於是附近有軍民，身死沙場，聞恩恤至此，凡有父母妻子者，沒一人不攜一壺酒，兩件菜，認得屍骸，各自祭奠，也有辦棺材的，也有不能買棺材隨眾掩埋的。噫！這光景，弔古戰場文中所謂：

鼓衰兮力盡，矢竭兮弦絕。

白刃交兮寶刀折，兩軍蹙兮生死決。

降矣哉終身夷狄，戰矣哉暴骨沙磧。

鳥無聲兮山寂寂，夜正長兮風淅淅。

魂魄結兮天沉沉，鬼神聚兮雲幕幕。

日光寒兮草短，月色苦兮霜白。

悲心慘目，有如是耶！

內又有云：

蒼蒼民，誰無父母？提攜捧負，畏其不壽。

誰無兄弟？如手如足。誰無夫婦？如賓如友。

生也何恩？殺之何咎？其存其沒，皆莫聞知。

人或言，將信將疑，悄悄心目，夢寐見之。

布奠傾觴，哭望天涯。天地為愁，草木淒悲。

弔祭不至，精魄無依。必有凶年，人其流離。

今日聖天子，不但優恤及陣亡大將，即兵士亦令查明掩骸設祭，夷屍盡情揀出，不得混埋。天恩真上暢九垓，下圻八埏矣！兵卒雖微，亦不枉其身喪沙場，死有餘聲，又寧至於古所云「弔祭不至，精魄無依」，以至結為凶年乎？此恩宛如泣因解網，國祚日躋，唐虞三代之隆，一丸泥封胡關何難哉？是日，禮部堂官出城南致祭，宣諭聖上痛惻至意。於是愁雲之下倏轉為麗日之上矣。

時賊夷不敢迫城，四面盡屬我兵，京城九門洞開，特盤詰著嚴而已。當下認屍致祭的家小，有張三李四，在城外村住家，兵凶之後，未免是些破落茅屋房子，今日也去認屍設奠，天晚赴不得進城，便兩個商量，不如在我和你的房子內去看一看，了草過一宵去。遂挑了盒兒，走在自己家中歇宿。張三道：「李四哥，我和你這小房子，離不得城□數里，卻也還留得在，今日也好存身。」李四道：「今日天恩，通天徹地，真堯舜之君至今在。」兩個說說話，拾些蘆葦來燒著，燙了一壺酒，把些祭餘一杯一杯對飲。

時正黃昏，他兩個忽眼見得一個人，貌類軍人打扮，從隔壁竹籬笆裡跳入林中，走將過去，在今早埋兵士堆子上喝道：「臊韃奴，我們自是天朝軍民，今日得蒙聖恩，全身歸土。你這個他鄉鬼夷，未經查出，敢混屍在我們國土裡藏身，快出來，免打。」土堆子裡謾應道：「長官，小的來也。」不多時，堆上土開，跳出一個夷人來，軍人廝趕著了自去。張三和李四見了，背膝展展，兩股自顫，低目相瞧，心頭一似小鹿兒跳，一雙腳一似鬥敗公雞，後面一似千軍萬馬趕來。側著耳朵聽時，空谷傳聲，敗葉隨風，聽得林子裡面斷棒響。不多時，則見軍人驅將土堆子裡跳出那個夷鬼來，聽得一聲聲喚過去道：「打殺我也。」軍人道：「你這賊，犯了我境地，殺害我人民，怎的不打你？」

那夷鬼也像活夷一般的，鵝行鴨步，被那軍人趕打，走不速，兩步一跌，爬起又走。張三李四兩個，顫作一團，看得呆了。張三道：「今日早未進城，要來看這房屋，好教在這裡擔驚受怕！」兀自說言未了，又聽得林子裡當當的棍棒響。兩個道：「想又是兩個鬼相趕逐了。」抬頭一看，卻見數軍人趕著數夷鬼過去，一個喊道：「狹路相逢。」一個遙應道：「不是冤家不到頭。快打！快打！」兩個都不敢則聲，適才吃的酒，都變作冷汗出來。那兩塊盞篋，也不收拾，蹲入房間草牀上睡著。張三道：「今日這事好蹊蹺！」李四把手一捏道：「莫則聲，好心聽著則個。」

只是那房裡盡是些籬笆障壁，一夜林子裡鬼火磷磷，似野中飛螢一般的穿來穿去，喚叫喊打，一夜不敢睡。直到天明，兩個走進林子裡一看，土堆內拋出幾個夷屍。兩個對目相覷道：「昨日未見土堆上有這東西，今日恁的怪異？豈非忠魂不容逆奴賊如此！」這正是：

聖恩下徹眾忠良，泉裡幽魂死亦香。

逆鬼豈容同義魂，應拋賊骨暴郊荒。

近報平虜叢譚一卷終。

五城捕軍捉獲囚犯（叢譚）

卻說奴賊數戰不過，曾埋細作周學高等，扮作逃民，混居城中，串通夷犯可可孤山等，結連刑部牢內囚犯，曾於□二月廿二日夜反牢，砍開獄牆，逸出多犯，希圖內應。幸喜朝廷洪福齊天，四門謹嚴，外面奴賊消息不通，只在城外放火為號。可可孤山等，見事勢不借，躲在細作家裡暫避，兩日不敢出頭。那些牢內走出死犯，陸續拿住幾個。時間得城外設祭，祭恤陣亡六將，查明兵士，關與掩骸。那可可孤山等夷犯，便要乘這個機會，要妝作兵士假親丁，混出城南，不想得當時左都御史曹查保甲，加嚴□倍，東城御史高又於各倉場巡防員役，通行申警，無時刻疏忽，內外信息，所以水洩不通。這逃囚終日空自盼望，兼以聖天子不常覺察。廿八日，上傳刑部都察院云：

逃出獄囚，昨日擒獲若干，如何不來奏報？失事至此，尚然怠玩，好生可惡！看即查各衙門已擒獲，仍數來說。仍一畫急著五城大書牌面，各街逐巷，曉諭居民，但刑獄囚隱匿，有獻一名到官者，驗明，賞銀二□兩，刑部給與，不許短少。如有隱匿不

報的，事發，與獄囚同罪。兩鄰不舉，一體治罪。立刻傳行，不許少延。

聖諭一下，五城兵馬即大書牌面，各街逐巷張掛。那些奸細見了這牌面，個個驚張，沒一個不思即刻飛出城去。百姓人役見了這牌面，個個喜歡，沒一人不思拿獲幾個，送官討賞，便是半夜三更，更加嚴緝。

可可孤山三個夷犯著了忙，扮作軍兵，思走出城。時正三鼓，大明門外梆梆響了更漏，可可孤山三個，撩著衣，寂寂的行。城內捕軍，正在悄悄的查，常是四五人一簇。內有一個姓莫，名須有的，專會打拳舞棒，扯淡說謊，所以姓莫，人便代他綽號作須有，到這名頭，更叫得爛熟。聞得牌面上云：「報得獄囚一名，賞銀廿兩。」他便插入捕軍人伙內，要去拿賊。

廿八夜，便也在四處抓尋逃囚，正逢著可可孤山扮作軍人撞來，終是賊人心虧，見了人便走不成步，蹣跚而行。莫須有心打一想：「若是軍人行走，一步一步猛向前行才是，這軍人如何一步進，又一步退？知道了，莫不是今日五城兵馬牌面上要拿的勾當了？我若捉了去，廿兩銀子分文到手，不要待他們分功，麻了心肝！」走向前，輕叫道：「越獄底哥，咱在這裡！」

可可孤山不提防，錯口應了一聲。莫須有喜不自勝的道：「著手！著手！」不則聲，使個探馬勢，黑地裡，當可可孤山心窩一拳，可可孤山知是拿他的，撇死的架開，懸腳騰空一踢，放虛一腳，轉身用個拋架勢，便在莫須有眼上又一突，莫須有也架開，用腳當頭滾進，可可孤山側身避開，走近前，把右手揪住莫須有頭髮，莫須有把左腳尖對住可可孤山腳尖，把右手覆住可可孤山右手，把左腳望前拿去，把可可孤山撲地跌倒。

莫須有便把個腳去踹住他的背脊，可可孤山也不敢叫，翻轉腰，使個小鬼跌金剛法，把莫須有也仰天放倒，兩個一似獅子滾繡球的，在地上亂滾。可可孤山力大些，莫須有恐打不過，叫喊起來道：「拿住越獄賊！」連喊了三五句，可可孤山驚了，用個金勾，把手就他口中一插，莫須有即用手，把孤山手指一撲，撲入口裡，著力一齧，齧出了血。孤山慌忙把扯出，四雙手緊緊相搏，四邊捕軍聞得喊叫，把火把四面來照，早已撞著那兩個夷犯，把索來扣住了。三四個向前，把可可孤山捉起綁了。

孤山兩手被綁，心不甘，尚那個頭拳向莫須有胸膛上一撞，莫須有不防，又一仰面跌倒。捕軍人笑道：「你如何早不叫我們，卻兩個在這裡灑拳。你要自己奪了功去，該有這場磕跌晦氣！」莫須有道：「拿得真賊便好，取笑則甚？」遂歡歡喜喜和了捕軍，拿去獻功。正是：

鷓持蚌時蚌持鷓，相撞到此誰放伊。

天網難逃應捉獲，靖烽萬里斬奴兒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那些奴賊，專候城裡消息，卻水洩不通，鎮日在各處，日則打擄，夜則放火。時山東巡撫王、河南巡撫范名下官丁商議，糾聚數百人，各執器械，四處捉獲敗餘的虜囚。這官丁各欲立功，更加勇猛。探得奴賊四散搶劫，眾官丁便四散埋伏，逢著便奮勇向前。那些敗餘奴賊，零零星星，無隊無伍，被官丁殺得東走西避，砍死無數。廿八夜又有奴賊千餘，埋在四邊放火，又被宛城伯率兵趕散，殺死多眾。奏上聖明。奉旨：

官丁奮勇斬零級，許查明敘賞。奴賊放火，著守城日，杳無消息。

時西司房有個孔目，那一夜聞得刑部牢內火起，也曾奔來救護，火光中見有個人與反出獄囚同在伙內喊叫，他記在心裡，朝夕只在街上，要認著這個人，扯去送官，立個大大功勞。這人自從劫了囚，也躲了幾日，要待事靜逃走，今日聽得聖旨要查牆外有無奸細，心中驚唬，恨不得立時走脫，也是天理不容，黃昏時，把頭伸出門外看人，剛剛遇西司房孔目走過，這孔目心想：「這人，那裡會過來？」沉吟半晌，猛省道：「是前日夜劫囚重犯，內有這人在裡。」記了門路，夜邀兩個伴當，拿了鈿，遠遠躲在那人住的房子外，只離得□把間房屋，直到三更，聽得開門，那人悄悄拿一把棍，向正陽門去。孔目跟在後走，心裡只恐拿錯了人，幾翻欲舉鈿向背後打去，又想到：「若還不是，明日怎了？」沉吟一會道：「若是真賊，自然不同，且近身喝他一聲，看何如？」走近身喝聲：「劫囚賊在這裡！」那人聽得，也不說話，用個蓋天竹棍攔腰打來。孔目舉鈿一隔，當的聲響，那人抽轉棍，用個草裡蛇戲，就下一擗，又被孔目把鈿柄向下掃開。孔目心慌了，即忙叫道：「你兩個快來！」那兩個向前，把腳一掛，那人仰天跌翻，被孔目向前縛住。那人道：「你們無故拿我則甚？」孔目道：「誰叫你劫重犯？」把來拷勘，那人受刑不過，招出真情。上一本，捉獲劫囚重犯事上奏。奉聖旨：

周學高，著本衛琴送鎮撫司究問。

自是賊已漸漸拿得□分七八。城外賊夷見城中號令嚴明，防衛加謹，知難成事。況營中又缺糧草，恐軍食不繼，遂將所擄男女放回了多多少少，率兵直抵通州，要攻圍通城。不料得通州四處把守得緊，奴賊先到數□騎早被我兵挫折，遂逡巡不敢向前，撤旗東回。直隸巡按方一本，逆奴覬通未遂事上奏。奉聖旨：

據奏，虜騎東回，亟宜追剿。該督撫、鎮道，偵賊所向，各務制勝，不得輕任逸出。樞輔並與檄知。

自是賊夷逃生無路矣。

話分兩頭。奴賊放回了多少少年婦女，多者與丈夫一同被擄，不敢認作親友，今日便也作一起回鄉。當日有別營鞭子，見大營都督營內無糧，放回女子，便也都放大半與他去，不敢多匿。於是夫尋婦的，婦尋夫的，子尋母的，母尋子的，盡是良鄉、寶坻、固安、順義各縣人民。

其中物有湊巧，事有奇異。寶坻縣有個後生，各處避難，聞得奴賊東遁，我民各就西路逃生，涿鹿路上逢著個女子，黃昏時候，行走不動，坐在大樹下，嚶嚶悲啼，且生得有八九分姿色，這後生見他啼得可憐，問道：「娘子，莫不是拆散鴛鴦耶？何苦情如是？」

女子道：「妾固安人，曾被賊人擄去，逼奴不從。他定要把奴污辱，將一條繩索子繫住奴手，一頭縛在牀柱上，正要強奴同睡，忽聞傳令，賊人都往大營聽差，奴私解開繩索，拿些乾糧，暗地從後門逃出，今已兩日，肚中飢餓，腳步難移，親夫不知下落，生死存亡未保，是以悲啼。」

後生曰：「娘子，我和你正是愁人莫對愁人說，說起愁來愁殺人。在下是寶坻人氏，姓古，名直。為奴賊入寇，夫妻兩人，隨著眾人，曉夜奔走，只聽得背後喊聲震天，只道韃虜追來，卻原來是我這邊殺敗的潰兵，風聞將軍孫談、趙宗普早已逃了，那些軍人武備久弛，全無紀律，教他殺賊，一個個膽寒心駭，不戰自走，及至遇著平民槍衣衣食，一般的會耀武揚威。我古直雖有些手段，怎當他潰兵如山至，不敢與他爭，捨命奔走，但聞四野號哭之聲，回顧不見了妻子，亂軍中無處尋覓，今已□零日，只索罷了。適間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，好像我妻子聲音相似，因撞著娘子也。合當同病相憐，我帶有盤纏乾糧，娘子不知隨著我等，小生探問荆妻消耗，就便訪取尊夫，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」

婦人收淚謝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古直解開包裹，將幾片麵餅遞與婦人充飢，走向賊掠過的地方躲避，似夫妻一般，曉行夜宿。古直並不肯一些苟且。

那婦人感其美意，對著古直道：「感君相救，得脫賊手。第尋夫訪妻，也是難事。今日一鰥一寡，亦是天緣，熟肉相湊，不由人不成就一對，君意何如？」

古直泣下曰：「為失佳偶，心腸痛絕，不知落在誰手？忍更虧他人名節耶？娘子得脫賊手，正天全娘子鬆操，在下決不敢以蕪葭相倚也。」

女子亦泣下曰：「君稟心如是，尊夫人不久當即完聚矣。」

次日取路進城，途中剛遇一男一女，亦迤邐而來，四人相覷，則彼一男，即古直所遇女子夫也，其一女，即古直之妻，各認著親夫，兩下悲號。

古直問那人曰：「荆妻何以得與君同走？」那人曰：「小弟姓苗，名秀實，固安縣人，只為逃難，路遇潰兵衝散同林，探得賊

人東去，因奔西路來，特地尋拙荆，反遇著尊閻，今□餘日矣。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，他朝夕涕哭思君，小弟曾勸他說：『兵凶年辰，別時容易見時難，不如和你成就也罷。』他道：『甯脫賊手，又逢強盜！』對天囑道：『我柏氏，因遭兵火，夫妻倉忙拆開，未及一言分別，是以不肯便拼一死，不意今日所遇非人，妾今死去，化作杜鵑鳥，飛鳴吾夫君前足矣。』便要撞死。小弟見他大節凜然，再三謝罪，再也不敢放出一點半分兒野性，喜得完璧付還兄趙。不識荆妻與古兄曾有那事否？」

古直道：「天日可表！兄可問令政便知。」

那婦人備述古直高誼，苗秀實納頭下拜。

古直還拜曰：「蒙兄全妻，反拜弟耶？」

秀實曰：「尊閻自全，弟荆妻非君弗全耳。」遂拜契為兄弟，兩下把妻子兌還。古直長一歲，苗稱為兄。柏氏亦與那婦人拜為兄妹。曰：「清平日，莫忘今日之遇也。」正是：

女志如石豈可移？矢志至此稱男兒。

感恩欲把身軀付，不是鸞鳳不共飛。

吟嘯主人聞此，為之題曰：

同林乍折鎖雙眉，玉體無瑕只自知。

見色不亂千古少，倚鬆弄筆贈新詩。

錄之，亦以見節義之人如此。

奴賊攻郡縣驀陵（叢譚）

卻說奴賊雖不敢逼京城，凡壩州、房山、淳縣、香河、通州等處，日在窺伺。廿八日，規通未遂，一面插標到三河。三河百姓聞得奴賊殘狠，各欲出城他奔，只有縣官不敢擅離。時至初更，虜已將臨城下，城上鳴炬把守。翕忽間，傳有令箭一支，抽回各虜，云：「大都督傳令道：『有某縣富裕，且先攻某縣。』」眾虜即刻離城，直插標某縣。滿城百姓，早已紛紛逃散，止衙役人等，不敢輕易遁走，鳴鼓守城。三更賊至，萬炬齊明，布梯扒城，城軍披靡，縣官惶惶然，見勢難支，泣曰：「此身已許殉此土地，死當為厲鬼，以吞逆賊！」持刀欲刎，旁一役曰：「庫藏雖不可保，縣印尚在爺身，得全此印而走，亦少足塞責，死何為者？」城陷，縣官眷被賊所殺。縣官帶印隨身，匹馬南遁，左膀被射兩箭，負痛走脫。當時百姓遭此大難，無可怨對，只怨不合殺毛文龍，一路失守，弄得韃子犯境。於是廿九日遂風聞傳進奴書與袁督師，一時謠言，幾如鼎沸。

話分兩頭。這奴賊一面攻打郡邑，一面遣人窺伺皇陵，上千天怒。廿夜，北京城門關王廟裡一個燒香老院子，二更時候，聽得廟內有唯諾呼喝聲，院子自覺似爬下牀來一般，信步走出外殿來看，則見廟中燈燭輝煌，關王坐在上面，恍恍惚惚見分撥人役。老院子側耳而聽，聽得關王上面道：「奴賊窺陵，干犯天戮。你等可要著緊看守，不許少有疏失。」恍恍惚惚又見各人領命去了。忽滑喇一聲，座上燈燭，化作四壁神光。又似有一個物件，在地下吼了一聲，便陰風颯颯，地動屋搖。院子心驚，走進房內，唬出一身冷汗，卻原來不曾出去，只僵臥牀上。噢！這是老院子一靈走出殿前，見了這事，藏在心懷。

卻說那窺陵的賊。三更時，白雪漫天，滿地如銀，那打探的幾個奴囚，正要走來陵上打探，初，一兩個連人帶馬翻跌在白雪堆邊，再也莫想爬得起，滾了一會，早已被護陵守軍知覺，趕去拿住。又見那不曾翻跌的數個奴兒，在馬上口裡亂嚷，似學我南人說「饒命，饒命」一樣音語。又個個把個頸子抱住，道：「沒頭了！沒頭了！」內有一個守軍，匹馬趕去，自稱關帝有差，前往殺賊，手拿一條棒兒，向賊趕打。那奴賊被打的，如癡如醉的墜下馬來，盡絕了氣。別的軍人，見他口裡說的是關帝，知是關帝顯聖，跟著那軍人回來趕殺。奴賊探知有備，胡笳聲響，收回營去。一夷云：「我去偵陵消息。」那雙腳跨在馬上，便似千斤來重，手便似鬼打的一般酸痛。一夷云：「我見關帝爺爺，叫小軍把刀來砍我，我這頭曾已砍斷了。你也須代我把這頭兒按按起。」

說罷，撇然倒地，如此者連□餘首。忽外一個巡更奴首，手奪一箇鋼刀，搶入營中，坐在上面，罵道：「奴囚不知死活，敢犯天朝，妄肆窺陵！本當把汝曹碎屍，特以此地人民合有災。汝若舊惡不悛，立使汝等齏粉何難？」言訖，只見巡軍兩手攤開，仰坐椅上，牙關咬緊，口角流涎而死。奴首各相顧失色，曰：「神人不佑也！」這正是：

瑞雪漫空亦護陵，神明怒把虜首懲。

百靈咸助天威遠，驚對胡笳淚不勝。

聖朝福分齊天，凡屬神明皆在擁護，則我蒼赤，又何必驚詫於小丑之未淨，惶惶自危，不並力堵剿之而後即安？其於君父之念，亦大可怪矣！

次日昌平道蘆一本，把賊情窺陵事奏。奉聖旨：

護陵守城，已有旨遣發兵將。蘆維屏同尤世威同心調度，偵賊剿禦，各保無虞。

是日，又河南巡撫麻范一本：直參逃將事。奉聖旨：

孫談已有旨。該撫按作速拿解具奏。

又永平糧儲一本：永平一帶無恙事。奉旨：

據奏永平保城情形，知道了。陳此心措處月餉，還速接濟，仍著兵將護送。該衙門知道。

野臣每讀綸音，一片宸衷，何等翼翼，真天錫智勇表正萬邦之大聖人。然而在朝文武日勤王事，不遑將父者有幾人哉？

正是：

臣無貳心天之制，無傲從康古所規。

若盡股肱朝寧上，犬羊儼服走邊陲。

刑部疏上禦虜數策（邸報）

當時奴賊未剿，凡有廟謨遠見者，莫不欲抒一得而效赤心。刑部主事張亮上疏：謹題為時事急切燃眉，微臣略陳膚見，以佐戰守之策，以分君父之憂事：

臣於□一月初六日，見羽書疊至，漸逼畿輔，當事者錯愕束手，竟無長策。臣眼看不過，心放不下。當有夷報甚緊，憂時念切，一疏。時臣之所言，諸臣固以相與言之。皇上固以次第行之，無容發矣。始猶伏薊、通為外藩，可作一重保障，今且越薊、通而來，圍城數日矣！雖督師袁崇煥、總兵滿桂，當鋒一戰，殺頗多，此固入關以來未有之功，甚快人意。然而彼眾我寡，援兵未齊，尚難交戰。計賊非大挫，彼必不歸；不歸而彼日跳梁於外，我徒曲守於內，焚掠殺擄，惟其所欲，飯米料草，隨在有之。一支扼蘆溝橋（橋離北京西去三□五里），以阻我援兵；一支困西山，以隔我煤路，多方窮我，作何究竟，應變之計，可不先講乎？

臣以為今之計，莫如急通援兵。賊兵固多從人，語言相類，且多漢裝，衣帽相同，若先至良鄉一帶要截援兵，乘其不備，彼緩而我卒，勢必難當。宜密遣從丁快馬，從間道路，約至涿州以南通州消息（涿州西路去至涿廬一百四□里，東路去涿鹿是來京城總路，通州至北京路隔五□里）。援兵若到，亦從間道而行。無零星以孤勢。假彼能伺於中路，而我已暗達於都城。猶畢畢集，彼日喪膽，此第一著也。次莫如大開聯絡，京城相顧，全恃西山富厚之家，間有餘儲。貧窮之民，朝不保夕，今賊來數日而有煙炊已斷者矣。宜分遣一營，召集勇兵，今有煤炭之家，各相防護，多儲火器以待之，匯齊數萬橐，而後一運，煤炭不絕，則人足費

生，此又一著也。次又莫如毒井殺賊。今賊人馬集至，非汲井水，何以度日？宜於黑夜，遣有勇有膽之人，縋城而下，離城□里外，凡有井地方，投膝黃或人言數斤於井中，如賊在東，則投毒西方之井，賊在西，則投毒東方之井。我兵大至，用炮攻擊，彼此移營，移營而已毒之水，即為爛腸之藥，勢必人馬立死矣，此亦可用之一著也。

兵家所爭雄者氣耳，氣盛則可以壓敵，且獨力不如合營。聞於袁崇煥與滿桂戰時，令有龍兵兩支，左右夾擊，使彼應接不暇，是不可以一殲而盡，惟孤軍對壘，莫為策應，遂使小丑尚多脫逃。今後勿拘信地之名，勿作專功之想，但有緊急，彼此犄角，精神既合，膽氣自壯，賊未有不望之而頹者也。

夫中國長技，全在火器，然必內外照應，旗號分明，庶不臨時錯認。臣以滿桂之兵，死於敵手者少，而死於城炮者反多，無他，錯認故也。且炮非慣習，高則入雲，低則入地，虛發罔功，徒為費藥直。夫旗幟為記，賊可效用，不若陣中以火箭為號，紅夷火炮，專使賊受用。內外相通，火器不亂，則我兵無誤打之虞矣。以兵健而善戰，加自捍兵，及蓮花寺僧兵，皆能使而無敵，然往返動須數月，遠不及調矣。臣聞昔年援遼者，尚留一支鎮守關上，今急在堂輿，門戶次之，宜檄取人援，倭滅賊後，仍歸關上。此亦緊要之著也。

臣從城上歷閱一都，較前改觀，可恃無恐。然尚有一二當議者，臣請畢其說。如各軍散米是矣，然米粗難用，各軍皆用鐵盔貯米其中，以石舂之。夫盔不過鐵釘鑽之耳，舂之不己，盔必碎裂，裂則添補，不又費朝廷一番料理？臣以為都城之中，石碾甚多，不苦發乎碾戶碾細。碾細必有折耗，當事者恐任其怨；當若壞盔而後補，不如碾米而認耗也。其一則發出器具，皆鏽而鈍者矣。諸軍防守城上，不如磨礪此物，令有鋒刃，庶可殺賊。不然，操不利之器，令有不測，何以堪用乎？城上積石不多，而且輕小。賊令徒步畏銃，不敢近城，萬一如川中奢賊，造數大之車，蔽以牛皮，無些須之石，半日而盡，亦且小不濟事，非大石何以應之？宜令城中不論官民房舍，但有緊急，階簷梯石，皆可取用，事平之後，給價修補，此亦事之當議者也。

臣又聞京民喧傳，廿日、廿一日，關廟神馬，渾身流汗。夫關聖忠勇貫千古，威靈震華夷。神宗朝，每顯佑，故加徽號，封為三界伏魔大帝，神威遠震天尊。今賊來而殄其賊首，戮其夾擊，此固廟算之收功，督師之效力，不可謂非關神之默助也。人心知有神助則膽壯，賊兵聞有神助則膽寒。請皇上再加封以敕，或用平虜字號，神其有靈，權專而得展，此風一播，名奇而知懼矣。

又：右府都事郭九圍疏略云：

日聞睿慮周詳，天語切。每以堵兵為功，殃民為戒。無奈潰兵預為賊人之前予，賊夷更為潰兵之後，勁備多力分顧此矣，彼亦復何恨？惟是賊兵不過滿萬，且半多潰兵與降民，每設空營以疑我，散游騎以誘我，今日東奔西突，明日北掠南攻。近京州縣，四圍俱空，煤米柴炭不得入，牛羊草豆不敢來，東西道路不通，四方行商斷絕，是賊不困我而我坐困，賊不攻城而城自攻，天下事尚忍言哉！

職日夜追維，我有三失。賊逼遵城，烽火不聞，未幾失陷如破竹，一失也；賊圍薊不合力拒堵，令其隨薄城下，二失也；賊將至京城外列營，令其零掠殃民，三失也。雖然，賊亦有四敗。初陷遵城，貪淫殺戮，一敗也；臨城被挫，逃奔西山絕地，二敗也；環攻不能，據紮海子圍牆，三敗也；分兵南掠，不昆歸路出口，四敗也。四敗可乘，我無以乘之，故其志益驕，氣益橫。見今奴孽營紮固安縣衙，所攜輜重，用車載相隨，近欲移營，漸迫壩州、永清等處，近京州縣，無將無兵，其何能支乎？

職小臣也，亦孤臣也。忠懷君父，血淚幾枯。回首家園，肝膽欲斷。用敢冒昧，涕泣吁天。乞皇上垂憐畿輔重地，俯憐子遺生靈，敕下該部速遣將調兵，相機度勢，問道圍賊。西南涿州、易州，東南壩州、雄縣，俱屬扼要之衝，或再令徵調經過堪戰兵將，因便堵剿，腹背夾攻，更屬萬全。勿令早食畿輔，坐困京城，天下事尚可為也。仍祈皇上責令撫按，詳查官民，果否屠戮一空，何以優恤收痊，庶忠魂知激，厲鬼蒙恩，宗社獲以奠安，神人得以泄憤，中興大業，將萬世無疆矣。

吟嘯主人曰：「三失四敗之說，瞭如指掌，馬伏波聚米之籌，不過是矣。然而竟任其猖獗者何也？豈身家念重，君國念輕，因循而至耶？無亦曰儒專習文，將專用武，原分兩途耶？乃今自言知兵者，亦諉曰：『我射不穿札，騎不絕塵，其何以戰？』不思子房無三尺之軀，淮陰無縛雞之力，綸巾羽扇，指顧而挫鋒芒，只馬單騎，談笑而退戎虜者，何也？所貴乎士者一盡心矣。」詩曰：

小丑跳梁計可屠，廟廊籌策亦非虛。

民因潰兵加殘苦，致令笳聲滿四隅。

兵部捉獲假印賊犯（報合叢譚）

語曰：「草腐而螢出，木朽而菌生。」當國家多事之秋，便有一起姦宄，乘多事時候，頃生弊竇，貪利忘身，為國家之蠹者，比比而然。奴兒入犯，各部紛紛綜理事務，不意兵部便跳出幾個人役，在兵部衙門內舞弄。一個叫做范顏，一個叫做陳及，一個叫做薛鎰，一個叫做褚於達，一個叫做單，這幾個人，平日在長安中，也是一個飛天的光棍，頭髮也是空的，只他幾個合得著。往年褚於達、單詐衙門一件事，在平宛縣一個大戶人家騙害。那褚於達，年紀高□餘歲，單後生。褚於達對著單道：「我和你出外騙人，切不可言三語四，被人觀破。」單道：「可好。若是背盟的，罰銀□兩。」他兩個到了那個人家，擺下了一大桌酒。褚於達胸中打一想道：「這狗的子，常常說他手段高，待我要他一耍。」正在定坐位，褚於達昂然上坐，次定單，也要定在上位，褚於達躬身拱道：「這是小兒，與他旁邊坐下。」單只得應道：「家父在上，不敢，不敢。」便側邊坐下。及捧出一盤熟肉，放在上面，單卻也躬身拱道：「多蒙盛設，只是家父吃素，今已兩年了。」那王家卻道：「得罪，不曾曉得，早辦些素菜了。」單道：「我家父吃齋，極是虔心，只一菜，第二味也不吃。說他這個叫做『一心齋』。主人莫辦素才是相愛。」

主家對著褚於達打個恭道：「令郎說老丈只吃素一味，時常還是喜吃著那一味菜？」褚於達未曾出聲。單道：「只熱燙一盤豆腐就勾了。」主家道：「依著令郎，畢竟喜歡的是豆腐。」忙叫廚下去燙豆腐，把葷菜拱著單吃了。褚於達是個貪吃的人，見單把豬、羊、雞、鴨等肉大塊的咬在口裡去，他口內垂涎骨骨的在一邊吞唾。酒罷，褚於達埋怨單道：「我那裡見我齋素過來？錯了一桌好筵席，弄我這頓好狠！」單道：「我那裡是你兒子？把我看得恁小！」自後褚於達見單機變巧譎，每事與他商量，第一的相交朋友。今日兵部為奴賊事，不常的文書來往，或遣兵，或調將，好不恁德。范、陳、薛、鎰幾個，背地裡道：「欲要富，險中做。不如我和你，造下兵部一個假印信，或替人脫罪，或替人轉換文書，大家稱他幾萬兩銀子，卻不是終身的富貴？」幾個都道：「這使得。」象目下朝廷事冗，兵部忙亂，那裡有工夫照管得到這裡？遂串通褚於達、單商議。

褚、單兩個道：「衙門裡是你幾個的事，外面是我二人作眼，萬無一失。」於是褚於達、單二人，看得外面兵部有些事務，他兩個便替他去打幹，那裡曉得兵部各衙門，為著師旅，不常有才票撥軍糧文書，一發怕人作弊，關防更嚴。這些假印的，只料定事多難關防，卻用了幾顆假印文書，兵部早已查出，不驚動他，候他來領文時，卻便捉獲。時褚於達、單，正在外面打探假印文書回文，忽聽得兵部裡人役喧嚷道：「兵部老爺捉住了假印賊人，曾已招出兩個賊犯。」褚於達聽得，慌慌的走歸報與單道：「事發了！事發了！」單正在醉眠，夢中驚起，兩個忙忙收拾幾件衣服，多少銀子，星夜的走了。兵部便修下奏章，次日係龍飛崇禎三年正月初一日，百官拜賀萬年禮畢，兵部便上一本：檢舉假印事。遂傳下聖旨：

范顏、陳及已獲，薛鎰等都著錦衣來捉去嚴究。褚於達、單，俟該司捉獲到日，另行究問具奏。

正是：

金台紅日激青宵，幽室山鬼自叫跳。

雷電合章魑魅滅，寶弓應射鳥中梟。

是日又兵科張一本，請恤陣亡將士。內道：「有趙率教血戰陣亡，並彭守印、李慣俱身殉沙場等事。」奉聖旨：

滿桂孫祖壽已有旨。趙率教並彭守印、李愼，查明一體優恤。優恤稽遲，該科何不早奏？張鵬雲著降一級，照舊管事。其餘的姑不究。

初二日，又奉旨：

將士暴骸可收。經虜戰亡的將領，已著兵部查職名與軍士，屢令順天府官掩埋，如何不見奉行？好生肆慢！著即遣官，分設辨識，給棺收厝，仍行原籍，查恤孤嫠具奏。

正是：

兒去從軍母子立，倚門惟冀子音傳。
忽聞優恤孤嫠至，感佩皇恩終老年。
吟嘯主人感將士肯捐軀為國，有詩云：
驪歌一曲陽關別，邊月隨弓霜劍懸。
忠孝自古難兩盡，捐軀不計蔭從天。
旨到而在在孤嫠戴恩，如覆載生成矣。

風傳奴書縛督師（邸報）

話分兩頭。二年□二月間，都城內外百姓，謠言袁崇煥不合殺了毛文龍，致一路失守，不然，奴酋怎能從涿塵琉璃河來，攻打我良鄉、固安各城。道路之口，悠悠莫止。於是廿九日，風聞有奴書傳進，至瀆天聽。三年正月初一日，皇上召袁崇煥進城，至西華門，忽聽得喝聲：「袁督師佇立。有緊要事務，且候著。」及傳旨，則送刑部監禁，遂縛袁崇煥下獄。袁親呢袁煥亦被拿送拷問。未知其事皂白何如？後兵部職方司署郎中事周夢尹一本奏云：

觀今日事勢，以逆虜事事中，我兵著著失算，以皇上之善將將，遠過高祖，而諸臣之躡足附耳，甘遜留候也。自臣言之，前者之失有四，後者之失亦有四。崇煥自矢五年滅奴，自五月來零，奴渡河而西，未聞東還。束不的升合糴米於高台堡，積之葫蘆嶺，庶人知為奴計矣。乃崇煥毫不為備，反盡力以圖有舊功無顯罪之毛文龍，且薊州為神京肩背，王應台克減台糧，而軍不歸台，王元雅復減其人，以致空單。崇煥奉旨總督四鎮之謂何？其失算一。奴既殺將破城，崇煥聞報赴援，關寧兵馬，牧天下全力，寧無堪戰精兵，疾趨滅奴？即不然，或紮營三屯等處要路，與奴相持，又或紮營石門險隘，令奴不得西闖，乃竟守偏北不衝之薊州者謂何？其失算二。虜既占石門，據形勝。上有退守三河總路，與留住赴援兵將，列營三河城外，以死扼敵一著，乃俟其越薊始踰踉尾奔也。其失算三。廿日，袁、滿城下兩戰，頗有氣色，虜亦驚阻，不於此時以夜燒其營壘，晝掩其驚魂，而俟其從容紮營南海子，不以一矢相加遺，惟求入城自逸，到二□七日之報，半屬矯冒。其失算四。此固袁之罪也。

二日之戰，袁、滿同功，祖實血戰，而論賞不及祖，祖遂怏怏，袁亦衝衝，廷臣無言及者，復執祖最得之主將，而用祖最不相下之滿帥以節制之。又，風聞廿九日傳進奴書，初一遂縛督師，遂遍搜督師之親昵以苦殘之。讒訛四起，祖無可容。其失算一。朝廷所以勵世磨鈍者，惟此賞罰耳。乃未見奴而逃之遼撫，尚得緩死，如薄京而不援之督撫，尚我議及，視崇煥之聞虜急赴問關護關，□七日到，而慙怯之人心定，廿日戰，而疑懼之人心大定者，何如？且侯世祿作俑潰散，誑言戰場，張鴻功效尤竄伏，竟得戴罪，視崇煥又何如者？彼蚩蚩小民，徒以崇煥殺文龍致奴深入恨謠，遂中奴間。夫文龍何未能制奴之不入？戴謗書盈篋，百口保忠者謂何？其失算二。虜以廿九日拔營而西，無一人知。共所聞者，初三日良鄉告急。初三日即出援兵，而良鄉已失陷矣。鄧祖禹援兵乞食，王邦政、尤岱奉調來往，劉見用涿兵散，正所謂以卒與敵者，乃不撤回整束另調，而聽其或殲或逃也。其失算三。天下□餘年精神，養得關寧萬餘銳卒，一旦疑懼，托故以去，倘持之過急，其憂方大，兵法所大忌。邊即有聖諭招之，更應急恤，首先赴援血戰，一死事之。趙率教，以激勸之稍寬。袁崇煥令密諭諸將力戰報國，以開贖之，皆兵機之不可緩者也，否則仍疑懼耳。其失算四。此則廷臣之責也。夫以前四者，崇煥已伏其辜，以後四者，在廷臣惟有懇皇上轉圜而已。懇亟以節制歸重臣，擇膽雄敢戰者，為諸帥所服者，以調度之，毋使為九節度使帥之自潰；懇亟以賞罰定諸臣，使袁、祖、侯、張各心服其心，毋使使懷恩懷光之怨叛；懇亟以撤回保撤兵，為休養再舉計，毋使為襄陽、淮陽之委兵；懇亟以招撫杜隱禍，收□餘年之全局，毋使貽誤世賢、李永芳之覆轍。蓋勢有緩急，權有輕重，事有大小，時有難易。皇上聰明天縱，徹底打算，自無俟臣言之畢矣。而臣更有說焉，奴薄京師，南下擄掠，說者謂襲我西炮，斷我援兵，截我供億，以軟我事，誠有之。然昨見方大任報謂奴歸巢，更取新兵接濟。又風聞奴示叛人，謂□二月廿五日，並力向京。此其急而緩之，緩而怠之，原奴行兵之故智，而有議無行，有行無亟，又我坐失之舊習。更乞嚴敕總督協，激勵城守各坐門，加意盤詰，巡捕、提督，提撕城中，而始可不墮奸計中耳。非臣過於杞憂也。臣今處此，不敢不竭其犬馬之私忱，以報皇上特命協贊之知遇，並不敢揭報以任受條議也。伏惟皇上密諭施行。

正是：

道路有口不可支，是非到此盡危疑。
胡兒乘間歌吹起，難擬汾陽學子儀。
未知後事如何？俟事久論定，閱邸報再詳。
吟嘯主人寫其在野憂國之詩云：
野臣萬里杞憂深，只向雲月星象尋。
列宿不犯煙霧淨，介鱗遠驅識天心。
吟嘯主人聞奴囚入犯，君國念重，每星月交輝，則仰觀天象。時奴虜正獫，主人常謂友人曰：「雖有小丑，海晏可俟矣。」今日奴酋東遁，介鱗遠驅，豈虛語哉！

何其仁等偷盜強劫（叢譚）

話說天下有兩等人，當犬羊亂華也，有幾多憂國憂民君子，見生民塗炭，傷心慘目；也有幾多不學好的細民，見狼煙烽起，便思濟奸。二年廿八日，曾獲著假印賊人，下錦衣嚴究。凡屬姦宄小人，便該改過自新才是。那裡曉得這樣的人，心腸各別，一邊堂上拷打賊盜，一邊有人在衙門門外偷雞，全不怕著些兒王法。當時逃來城內有個何其仁，慣會作籬笆子勾當。如何叫作籬笆子？這籬笆子，是竊盜人的綽號。何其仁原日有個師父，極是有名的賊首，叫做傳授。萬曆二□八年上，河間府商家林，有個商員外，家道饒裕，那傳授要去偷他，直來到商家林。這商員外家極是謹慎緊關，全沒人偷得他家一片銅錢兒，一個雞兒。

傳授等至三更前後，帶了兩隻魚酸餡，揣在懷裡，走在商員外家，路上沒一個人行，傳授撬開門環拴兒，驚進第二重門，他身解下一個物件，拋在屋上一盤，盤上屋去，從天井一跳跳下，兩邊是廊屋，去側首見一碗燈，裡面是一個□四五歲的小廝，傳授推開門，向前一，取出刀來道：「悄悄地，高則聲，便殺了你。」那小廝顫作一團道：「饒我性命。」傳授道：「小子，我來這裡做籬笆子勾當，正沒個眼目。且問你，他這裡到土庫藏物事的所在，有多少開關。」

小廝道：「去我這房子□來步，有個陷馬坑，兩隻惡犬，過了便有幾個看防土庫人，那裡便是土庫。入得那土庫，一個柴獅子滾繡球，腳上踏著的是個銅球，球下便做著關捩子，踢著關捩子，銅球脫在地下，有條合溜直滾到員外牀前驚覺，教人捉了你。」

傳授聽罷，道：「我不殺你，你也須待我縛著，不則聲罷了。」取出一條索子，把小廝捆住，出房門來，沿東邊，走過陷馬

坑，只聽得兩個狗子吠，傳授懷中取出酸餡，著些不按君臣作怪的藥，人在裡面，狗子吠近，他把兩個酸餡撒向狗子身邊去，狗子聞得，又香又軟，兩口的吃了，翻身臥倒。

又行運去，見守土庫人還不曾睡，點著燈兒在那裡捉蟲子。傳授懷中取出一個罐兒，安些作怪的藥在裡面，把塊撒火石，取些火燒著，噴鼻馨香，守土庫的一個個把鼻子東聞西聞，只見腳在下頭在上，都睡倒了，則聲不得。傳便走土庫門前，幾個守土庫人，隻眼睜睜的瞧著，莫想開得口。土庫門是一具胳膊來大三簧鎖，鎖上土庫門。傳授取出個鎖鑰，名喚做百事和合，不論他大小粗細鎖，卻都開得，門開了鎖，走進土庫裡面去，入得門，一個柴獅子，腳下踏著的銅球，傳授先拿了，把腳踏過許多關捩，覓了多少錢鈔去了。

次日，商家林沒一人不稱羨這賊高手。後傳授自己常與伙伴說知，何其仁便拜他作了師父。傳授教他幾句口訣道：「偷風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。」又云：「咳嗽身在牀，從容不用忙；若還鞋直響，定是一命見閻王。」何其仁後來手段更高似傳授。

後傳授死了，他名下也有多少徒弟，常在東西兩路作生意，涿州、通州、保定、永平等處，那裡不被他打攪過，官府幾次聽拿他不得，他一發膽大。城中因兵火柴米價高，他初二日夜，卻私下串夥偷盜，盜了廠中官樹，這也是他命運顛倒，作了這顛倒事，叫做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若還不報，時辰未到。」官樹雖則被他盜去了，怎當得緝訪得緊，一起盡被捉獲。何其仁被獲，他夥內卻還有幾個，也是初二日夜，又於城內強劫富豪之家。次日，一本偷盜官樹事上奏。御史王一本地方盜事上奏。奉聖旨：

何其仁等，著法司如律究擬。回料廠盜樹，該城御史嚴緝。大明門木等項，該巡各官，加意防守，勿致損失。

又奉旨：

這城內強劫，姜繼宗巡夜疏玩，著住俸戴罪緝賊，獲日具奏。

是日，聖旨又著各衙門嚴緝所失囚犯。然逃囚俱已全獲，刑部具覆。

正是：

堪笑籬笆子，穿牆透壁奇。

昧心忘法紀，天網應難欺。

徐氏妻貽虜完節（叢譚）

卻說奴酋，探知天下四路兵，盡皆赴京，驚慌失措，他心生一計，把那降兵，與那擄去的百姓，已經替他剃了頭，百把個奴酋便統率了三四百個降兵百姓搖旗擂鼓，盡是我這邊降兵，打草運水，盡是我這邊百姓。奴酋思欲逃竄，怕大兵追剿，把這些降兵，曾已依著他裝束，遵著他號令，每數百人，著幾口奴酋管壓住，盡在他後軍揚威耀武，從山東路奔走。山東古青州地，外引江淮，內包遼海，西面以臨中原，而川陸則悉會於德州。風聞得奴酋陸路川路，都向這邊走。奴賊只有萬餘人，被我這裡殺了二三千，止剩得六七千人，那些盡是降兵剃頭的。所擄婦女，盡皆放回，殊色的便也帶幾個去。

當時薊州管下一個鄉村，有個後生，述事者不記其名，獨聞其姓，曰為「徐氏子」。夫妻甚相愛，舊年一月廿四日，妻曾為奴所擄，慷慨於邑。一酋長看見其殊色，叫通南音者，謂徐氏妻曰：「寨主見娘子姿色，心愛娘子，為壓寨夫人，同歸建州，作偕老夫婦，享不盡的榮華富貴。娘子試看營中所擄金銀珍寶，那一件是沒有的。況昨殺擄多人，爾夫早已見戮，恩愛斷絕，何莫同寨主再效鸞鳳，吹簫秦樓，索偶藍橋，豈不美哉！請問娘子意下何如？如不允，這寨中斷不令娘子全節也。」徐氏妻心打一想，暗暗道：「盡說得是，寨中斷不令我全節，不如佯許之，免得彼來害我成就。」假應曰：「諾。特有一事，恐寨主不能相容矣。」

虜曰：「何事？」徐氏妻曰：「寨主前後左右羅列麗人，豈獨以賤妾為念？況賤妾與夫逃難訣別時妾誓曰：『苟逢大難，有死無二。』妾夫曰：『婦人女子，自楊花水性矣，予亦何敢信？獨我死爾存，得念以恩愛，得半月向靈魂一致祭，則含笑九冥。』妾夫昨已於寨主所殺，寨主亦當念妾有大孝在身，迫妾孝婦成就，亦為不祥。倘得寬假半月，待妾卸了孝，則寨主之命，妾何敢辭？」虜達其酋長，酋長曰：「也要這樣有義婦人，才作得壓寨夫人。不像我建夷婦，一片只是貪色無義。我這裡就寬容他半月，卸孝也可。」另以一房居之。時有韓氏者，同被擄，吳門之孀婦也。徐氏妻貽虜曰：「若韓氏婦，妾之妯娌也，願得與妾同居共事，無於他人所污。」

酋長許之。

正月初三日，虜東逃，其酋長帶徐氏妻、韓氏同行，道從山東地方單字橋過，當時虜退，放回婦女，各人盡去查尋妻子女兒。徐氏子亦在四面尋覓，亦來單字橋富莊，前後偵探，不識賊亦從此去也，忽看見鄉村百姓，紛紛攘攘，都喊走賊。奴虜一路放火殺人，聲息至近，唬得徐氏子魂不附體，進退兩難，思量無計，只得隨眾奔走，再作區處。

又走了兩個時辰，約離越三里之地，忽聽得喊聲震地，後面百姓們都號哭起來，卻是韃賊殺來了。眾人先跑得腳軟，奔跑不動，徐氏子望見旁邊一座林子，向刺斜裡便走，也有許多人隨他林子中躲避。誰知韃奴賊有智，慣是四散埋伏，林子內先是幾個韃奴賊殺將出來，眾人正待一齊奮勇敵他，只見那奴賊把個卷葉兒胡笳吹了幾聲，吹得的響，四圍許多奴賊，一個個舞著長槍短刀，洶湧而來，正不知那裡的來。

有幾個好漢子，平昔間有些手腳的，拚著性命，將手中器械上前迎敵，猶如火中潑雪，風裡揚塵，被奴賊一刀一個，分明砍瓜切菜一般，唬得眾人一齊下跪，口中只叫：「饒命。」奴賊也不盡數殺戮，要拿到行營，也要把來剃頭髮假充奴賊，恐後趕殺，好推他去當頭陣。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，便好領賞。平昔百姓中禿髮，尚然被他割頭請功，況且現在戰陣上拿住，那管真假，定然不饒的。這些剃頭的假奴賊，自知左右是死，索性靠著賊勢，還有挨過日子之理，所以一般行兇出力。那些真賊，只等假賊擋過頭陣，自己都尾其後而去，所以官軍每墮其計，殺其賊少，而殺假賊多。這正是：

虜陣不喧嘩，紛紛正帶斜。

笳聲飛蛺蝶，魚貫走長蛇。

扇散全無影，刀來一片花。

更兼真偽混，駕禍擾中華。

徐氏和一群百姓，都被奴賊擒了，好似甕中之鱉，釜中之魚，沒處躲閃，只得隨順，以圖苟活。

卻說奴賊把這擒來百姓，約有四五百人，監作一房。天有數定，事有湊巧，誰知徐氏妻同韓氏共宿一房，正與徐氏子房相連，止隔蘆葦壁一層。徐氏妻胸中自想，日期已近，嚶嚶的痛哭。徐氏子當夜靜時候，聽得婦人哭聲，各人側耳聽著。徐氏妻道：「韓娘子，我某氏，嫁與徐某兩年，因被奴賊擄來，強逼我為壓寨夫人，我曾巧言謊他，道妾與夫同逃難，訣別之時妾誓死節。妾夫曰：『婦人女子，楊花水性，獨我死後，念著恩愛二字，向靈魂一致祭，半月之後，任汝心意。』妾夫昨已被殺，當念有大孝在身，迫妾成就，亦為不祥。寨主見信，容我半月成親。妾念一馬不駕兩鞍，好女不嫁二夫，妾願生為徐門人，死為徐門鬼。妾初意不即死，亦為寬數日之生，訪吾夫音信。今妾算來已百日矣，音信已不可得，且已離吾鄉井，再過五日，定屬他鄉異域，難免奴手，縱如昭君墓，青草生塚，竟亦何補？不如早死為幸。」

韓氏亦曰：「妾蒙娘子全軀不辱，生死相從，妾之幸也。」說罷，兩個又哭。徐氏子聽得是他妻子聲音，肝腸碎裂。同被擄人也聞得他的說話，個個因他感動，都攘手道：「聽他苦情，透他走罷。」徐氏子見眾人奮臂，泣對眾人曰：「此荊妻也。」眾道：「乘此月夜，我們路熟，夷人生疏，不如同走了罷。」徐氏子曰：「誠如此，感且不朽。」徐氏子在隔壁呼聲妻姓名，徐氏妻認得丈夫聲音，道：「人耶？鬼耶？」徐氏道：「我，人也。今亦被擄。這壁我推開，和你走休。」那蘆葦壁，被他輕輕推開，徐氏妻

同韓氏走過丈夫房來，含淚不言。這干人都要避脫，只恐關防得緊，不曉得奴賊入寇時紮營甚緊，今逃回，那裡要人順他，這些人，降也好，走也好，殊無關防，被那起人推開門，悄悄走出，一輪明月照著這起人走。正是：

天欲全節賜女還，娟娟明月照團圓。

奴兒為遁片心冷，貪著途次一夜眠。

及奴兒知，則已走遠，且不識徐、韓二女之亦走也。傳令勿追而止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整飭太平諸若事務（邸報）

初四日，駐賊已遁，尚未盡遁。發下御札云：

火炮著總提協安設於城上緊要之處，且不常查探追剿。

初五日，戶科解學龍一本國計空乏事。奉聖旨：

兵集賊遁，該撫按示安民，即與速行。客歲奴賊寇薊，薊將趙宗普脫逃，今歸就執。

真隸巡按胡一本奏聞。奉旨：

這逃將趙宗普，著巡關御史提問，擬罪具奏。

又：當時失陷城縣官等，都著巡按擬罪。

是日登兵已抵京都，山東巡撫王從義一本上奏。奉聖旨：

登兵到京名數，知道了。未到的，留登擒寇，不必行催。

是日，又吏部會推易應昌、程啟南，右侍郎謝升、倪思輝，工部接出聖諭：

工部戒軍器，需有備無患。昨傳原盔甲硝黃等項，亟行制辦，何得未見回奏？今計累朝聖諭，軍器在庫，在城，在府，積貯頗多，近發領若干，收回若干，存貯若干，應改造者若干，還急查理，編成冊籍，專管掌稽。其應各省直至解者，勒限催完。戰甲經虜焚毀幾何？急行補造明數。一切料價等項銀兩，專管催解，毋徇常期。如有抗違，以失誤軍機參治。事非力破因循，決豁，刻期呼應，況圖虜窮，尚枕戈鳩工，慢爾窳器，法幻何在？尚須勉勵，特諭。

戶部接出聖諭：

邇以軍器囂然煩費，深軫朕心。第羽書未能盡停，租須尚爾狎利，權宜搜刮，聊濟目前，經允圖維，方成勝算。各省直應解京邊銀兩，向多逋欠，合宜專管守催，責令司府那供起解，勿拘常期，違者以失誤軍機參治。漕糧一面收運，一面速發回空，仍行督漕，酌議明年額運，責成有司，暫行便充續運之法，以濟急需，後不為例。豆過行山西、河南，一體買運，勿拘北直，以庶積寧關津。稅課選委廉干司官，極力疏理，勿濫委用。各邊新舊餉銀，酌量緩急應發，仍責令餉道，嚴催民運支過援兵行急，著勿致混冒。凡此該兩部職行事宜，但期以時艱申飭，若復牽紐積習，盼顧情面，不肯奮一腔體國之誠，四海急公之義，是為溺職，謂國憲何？特諭。

又：吏部等衙門接出聖諭：

部等京營等衙門：賊夷犯順，深入久持，摧遏凶鋒，未經大創。虜報連營東遁，勢必入遵，新歲復逞。兵部即傳督師梁廷棟，遣騎四遠偵哨，如昌平等處，尚有留屯尤賊，即調兵合剿，如果盡東向，便督各路援將及西兵馬，堵截於薊東一帶，一面約令樞輔孫承宗，督同祖大壽，堵截於三屯喜峰之間，聯絡犄角，四面蹙之，勿令間道統出，掣我之後，不致入遵憑城，庶易驅剿。戶部郎星顧外解錢糧，收賣糧料草豆，必齊車軌頭蓄，起運漕浪接濟。工部召賣硝磺鉛藥，打造盔甲炮器，修制堪用戰車。太僕寺催調寄表馬匹，預先解納辦用。京營選嚴明能將，率領輕騎，京畿西山一帶，拽拿盜賊亂兵，慰遣良弱室家，不得乘機擄掠百姓。張夢璩督通煤道，招諭往日人戶，運煤入京。順天撫按督率屬官，招撫流移，寬恤凋瘵。良鄉、固安及各處州縣城堡，並工修葺，編派民壯，添設火器，務令處處金湯，人人堪戰。以上緊要各款，開載未盡事宜，各該衙門，無分晝夜，竭力整頓，即賊夷盡殲。倘玩為戒嚴，泄泄肆慢，以致臨期誤事，律有失誤軍機之條，定難寬貸。爾等寺京營內外各衙門道赴遵行。特諭。

聖上仁明，每念兵將捐軀沙場，至再至三，命官備棺收貯掩骸。如趙率教、彭守印、李愷等，兵科奏聞，曾經查明優恤。當日有將申甫，亦血戰靖難，死填溝洫，未蒙聖恩，後亦經查出，申甫為勤家赴難，致身死未經優恤，奏聞。

奉聖旨：

申甫念亦傷軀赴難，著棺殮給恤。

真恩無不遍，明無不照如此。然大將固經優恤，兵士戰骸暴露沙場者，尚未盡全理，往往鬼哭，天陰則聞。正是：

當此苦寒，天假強胡，憑凌殺氣，以相剪屠。沙草晨牧，河水夜渡，地闊天長，不知歸路。寄身鋒刃，臆誰訴？野豎旌旗，川回組練。利簇穿骨，驚沙入面。主客相傳，勢崩雷電。法重心駭，威尊命賤。

誰知值此聖明，恩詔迭下。忠魂知激，厲鬼蒙恩。真德加四海，卓冠千古者也。初六日，上傳：

城外戰骸久暴，屢令府縣撥埋，通不遵行。著總提協即撥軍士出城，深坎速埋，勿得延緩云。

夫有功者賞，不能立功肯盡忠蓋者恤；有罪者罰，罰豈為有罪者貸？時山東巡撫王一本，題為儒將聞調不前事上奏。奉聖旨：

張斌材等，分別議處。杜弘偉等，各與輔用。

又：河南巡撫吳，曾移駐磁州，整練鄉兵義勇，以備防調，至是門北防禦阻備，賊遁不前，畏縮避去。奏聞。奉旨：

吳生移駐防禦，知道了。賊遁，仍著飭各安集地方。

初七日，御史田時震一本。草場牆垣事。奉聖旨：

這圍牆著即修補，完日具奏。各場一體查行。

又，上傳戶部：

即傳勳戚、文武、富豪之家，俱有牛羸的都著兩部報名，差官押前去，務關淳縣等處，裝運漕糧進京，照道路遠近，依例給與腳價，事平仍行敘齎，急行勿緩。

又，御馬監一本，兵夷相為擄殺事。聖旨：

庶民遭遼失業，這鵝鴨等項，准酌量暫免示恤，仍著招練伏察具奏。供用緊要，准概行停免的，該寺措辦買濟用。

自是狼煙不起，太平萬年矣。

賞罰竟免政則天，生民塗炭恨腥羶。

臣工集都威聲振，自此狼煙靖九邊。